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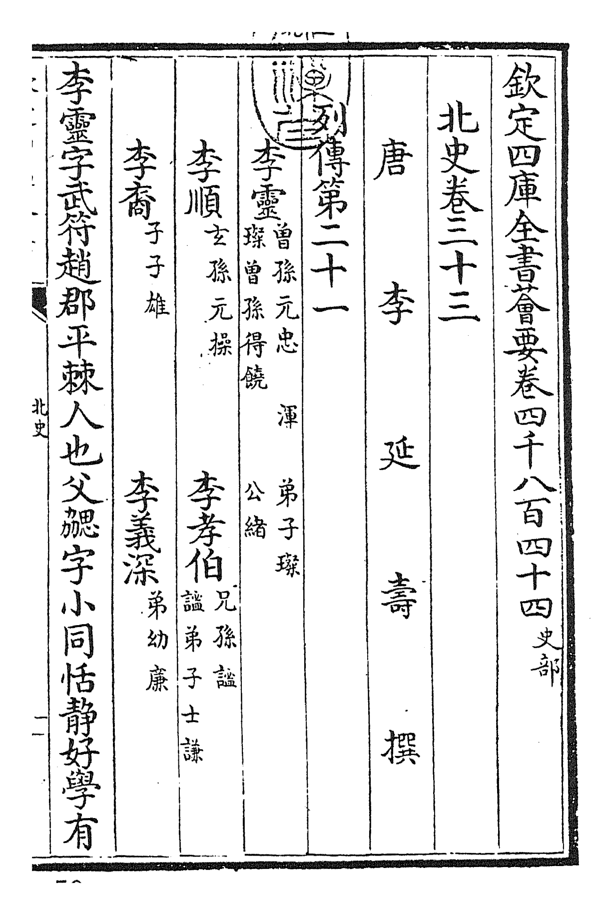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北史卷三十三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八百四十四　史部

北史卷三十三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二十一

李靈曾孫元忠　渾　弟子璨　璨曾孫得饒　公緒

李順玄孫元操　李孝伯兄孫謐　謐弟子士謙

李裔子子雄　李義深弟幼康

李靈字武符趙郡平棘人也父勰字小同恬靜好學有

聲趙魏間道武平中原聞其已亡哀惜之贈宣威將軍蘭陵太守神䴥中太武徵天下才儁靈至拜中書博士再遷淮陽太守以學優選授文成皇帝經加中散內博士賜爵高邑子文成踐阼卒於洛州刺史贈定州刺史鉅鹿公謚曰簡子恢襲以師傅子拜長安鎮副將進爵為侯假鉅鹿公後東平王道符謀反遇害贈定州刺史鉅鹿公謚曰貞恢弟綜事見於後長子悅祖襲爵高邑侯例降為伯卒悅祖子瑾字伯瓊襲位大司農卿瑾淳

謹好學老而不倦卒贈司空悅祖弟顯甫豪俠知名集諸李數千家於殷州西山開李魚川方五六十里居之顯甫爲其宗主以軍功賜爵平棘子位河南太守贈安州刺史諡曰安

子元忠少厲志操粗覽書史及陰陽術數有巧思居喪以孝聞襲爵平棘子魏清河王懌爲營明堂大都督引爲主簿遭母憂去任歸李魚川嘗亡二馬既獲盜即以與之在母喪哭泣哀動旁人而飲酒騎射不廢曰禮豈

爲我初元忠以母多患專心醫藥遂善方技性仁恕無貴賤皆爲救療家素富在鄉多有出貸求利元忠焚契免責鄉人甚敬之孝莊時盜賊蠭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南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絹千餘匹元忠唯受一匹殺五牛以食之遣奴爲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如言賊皆舍避及葛榮起元忠率宗黨作壘以自保坐於大槲樹下前後斬違命者凡三百人賊至元忠輒却之葛榮曰我自中山至此連爲趙李所破則何以

能成大事乃悉衆攻圍執元忠以隨軍賊平就拜南趙
郡太守好酒無政績及莊帝幽崩元忠棄官潛圖義舉
會齊神武東出元忠便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奉迎神
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
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儁傑今聞國士到門不能吐哺
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遽見
之引入觴再行元忠車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闋謂
神武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欲事尒朱乎神武曰富

貴皆由佗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邕兄弟曽來未是時高乾邕已見神武因紿曰從叔輩麤何肯來元忠曰雖麤竝解事神武曰趙郡醉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神武乃復留與言元忠慷慨流涕神武亦悲不自勝元忠進從横之筞深見嘉納又謂神武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冀州大藩若向冀州高乾邕兄弟必爲明公主人殷州便以賜委冀殷合滄瀛幽定自然弭從唯劉誕黠胡

或當乖拒然非明公之敵神武急握元忠手而謝焉時
殷州刺史尒朱羽生阻兵據州元忠聚衆與大軍禽斬
之神武即令行殷州事累遷太常卿殷州大中正後以
從兄瑾年長以中正讓之魏孝武帝納神武女爲后詔
元忠致聘於晉陽每宴席論舊事元忠曰昔日建義轟
轟大樂比來寂寥無人問更欲覔建義處神武撫掌笑
曰此人逼我起兵賜白馬一疋元忠戲曰若不與侍中
當更覔建義處神武曰建義不慮無止畏如此老翁不

可遇耳元忠曰止為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捋神武鬚大笑神武悉其雅意深重之後神武奉送皇后仍田於晉澤元忠馬倒良久乃蘇神武親自撫視封晉陽縣伯後為光州刺史時州境災儉人皆菜色元忠表求賑貸被報聽用萬石元忠以為少遂出十五萬石賑之事訖表陳朝廷嘉而不責徵拜侍中元忠雖處要任初不以物務干懐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攜壺

遊遨里閈每言寧無食不可使我無酒阮步兵吾師也
孔少府豈欺我哉後自中書令復求爲太常卿以其有
音樂而多美酒故神武欲用爲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常
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言作
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時宜勿飲酒每言於執事
云年漸遲暮乞在閑冗以養餘年乃除驃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曾貢文襄王蒲桃一盤文襄報以百縑其見賞
重如此孫騰司馬子如嘗詣元忠遇其方坐樹下葛巾

擁被對壺獨酌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肉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視歎息而去大餉米絹受而散之俄復以本官領衞尉卿卒有米三石酒數斛書籍藥物充滿篋架未及賻至金蟬質絹乃得斂焉贈司徒謚曰敬惠初元忠將仕夢手執炬入其父墓中夜驚起甚惡之旦告其受業師占云大吉可謂光照先人也竟如其占性甚工彈彈桐葉常出一孔擲棗栗而彈之十中七八嘗從文襄入謁魏帝有梟鳴殿上文襄命元忠彈之

問得幾丸而落對曰一丸奉至尊威靈一丸承大將軍
意氣兩丸足矣如其言而落之子搔嗣搔字德沉少聰
敏有才藝曾采諸聲別造一器號曰八絃時人稱有思
理武定末自丞相記室除河内太守居數載流人盡復
代至將還都父老號泣追送二百餘里生爲立碑終於
儀曹郎搔妹曰法行幼好道截指自誓不嫁遂爲尼所
居去鄴三百里往來恒步在路或不得食飲水而已逢
屠宰牛脫衣求贖泣而隨之雉兔馴狎入其山居房室

齊亡後遭時大儉施糜粥於路異母弟宗侶與族人孝衡爭地相毀戹曰我有地二家欲得者任來取之何爲輕致忿訟宗侶等慙遂讓爲閑田

渾字季初靈之曾孫也祖綜行河間郡早卒父遵字良軌有業當爲魏冀州征東府司馬京兆王愉冀州起逆遇害贈幽州刺史謚曰簡渾以父死王事除給事中後以四方多難求爲青州征東司馬與河間邢卲北海王昕俱奉老母攜妻子同赴青齊未幾而尒朱榮入洛衣

冠殲盡物論以爲知幾時河北流移人聚青土衆踰二

十萬共劫河間邢杲爲主起自北海襲東陽青州刺史

元世儁欲謀誅之府人遂猜貳渾乃與長史崔光韶具

陳禍福由是啑血而盟上下還睦普泰中崔社客反於

海岱攻圍青州詔渾爲都官尚書東北道行臺赴援社

客諸城各自固保渾以社客賊之根本烏合易離若銜

枚夜襲便可禽殄如社客就禽諸郡可傳檄而定諸將

尚遲疑渾乃決行果禽社客斬首送洛陽海隅清定天

平初丁母憂行喪冢側殆將滅性武定初兼散騎常侍聘梁使主梁武謂曰伯陽之後久而彌盛趙李人物今實居多使還爲東郡太守以贓賄徵還齊文襄王使武士提以入置諸庭渾抗言曰將軍今日猶自禮賢邪文襄笑而舍之齊天保初除太子少保時太常邢邵爲少師吏部尚書楊愔爲少傅論者榮之以參禪代儀注賜爵涇陽縣男文宣以魏麟趾格未精詔渾與邢邵崔㥄魏收王昕李伯倫等修撰嘗謂魏收曰彫蟲小技我不

如卿國典朝章卿不如我尋除海州刺史後土人共圍州城城中多石無井常食海水賊絶其路城内先有一池夏旱涸竭渾齋戒朝服而祈焉一朝天雨泉流涌溢賊以爲神應時駭散渾捕斬渠帥傳首鄴都渾妾郭在州干政納貨坐免卒于鄴子湛字處元涉獵文史有家風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襲爵涇陽男渾與弟繪緯俱爲聘使主湛又爲使副是以趙郡人士目爲四使繪字敬文六歲便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遂竊

其姊筆牘用之未踰晦朔遂通急就章内外以爲非常兒及長儀貌端偉神情朗儁第五舅河間邢晏每與言歎其髙遠曰若披煙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寄良在此甥後敕撰五禮繪與太原王乂同掌軍禮魏靜帝於顯揚殿講孝經禮記繪與從弟褰裴伯茂魏收盧元明等俱爲錄議簡舉可觀歷中書侍郎丞相司馬每覇朝文武總集對揚王庭常令繪先發言端爲羣僚之首音詞辯正風儀都雅聽者悚然文襄益加敬異又掌儀注武定

初兼散騎常侍爲聘梁使主梁武問高相今在何處黑獺若爲形容高相作何經略繪敷對明辯梁武稱佳與梁人汎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本出自黄帝姓在十四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共車千秋分一字耳一坐皆笑前後行人皆通啓求市繪獨守清尚梁人重其廉潔使還拜高陽内史郡境舊有三猛獸人常患之繪欲修檻遂因鬭俱死於郡西咸以爲化感所致皆勸申上繪曰猛獸因鬭而斃自是偶然貪此爲功人將窺我竟不

聽高陽舊名多陂淀繪至後淀水皆涸乃置農正專主勸課墾田倍增家給人足瀛州三郡人俱詣州請爲繪立碑于郡街神武東巡郡國在瀛州城西駐馬久立使郎中陳元康喻慰之河間太守崔諶恃其弟暹勢從繪乞麋角鴿羽繪荅書曰鴿有六翮飛則沖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膚體疏嬾手足遲鈍不能近追飛走遠事佞人時文襄使暹選司徒左長史暹薦繪既而不果咸謂由此書及文襄嗣業普代山東諸郡其特降書徵者

唯繪與清河太守辛術二人而已至補大將軍從事中郎遷司馬文襄以前司徒侯景進賢冠賜繪曰卿但直心事孤當用卿為三公莫學侯景叛也及文宣嗣事仍為丞相司馬天保初除司徒右長史繪質性方重未嘗趣事權門以此久而沉屈卒贈南青州刺史謚曰景子君道有父風繪弟緯字乾經少聰慧有才學與舅子河間邢昕少相倫輩晚不逮之位中散大夫聘梁使主侍中李神儁舉緯尚書南主客郎緯前後接對凡十八人

頗爲稱職鄴下爲之語曰學則渾繪緯口則繪緯渾齊文襄攝選以緯爲司徒諮議叅軍謂曰自郎署至此所謂不次以卿人才故有此舉耳梁謝藺來聘勞之藺問安平諸崔緯曰子玉以還彫龍絶矣崔暹聞之怒緯詣門謝之暹上馬不顧緯語人曰雖失要人意聘梁使不得舍我武定五年兼散騎常侍使梁緯常逸遊放達自號隱君蕭然有絶塵之意使還除太子家令卒齊初贈北徐州刺史謚曰文

璨字世顯靈弟趙郡太守均之子也身長八尺五寸容貌魁偉受學於梁祚位中書郎雅爲高允所知初宋徐二州刺史薛安都舉彭城降詔鎮南大將軍博陵公尉元鎮東將軍城陽公孔伯恭等迎之獻文復以璨參二府軍事安都率文武出迎元不加禮接安都還城遂不降宋將張永沈攸之等先屯下礚元令璨與中書郎高閭入彭城説安都即與俱載赴軍元等入城收管籥其夜永攻南門不剋退還璨勸元乘永之失據攻永米船

大破之於是遂定淮北加璨寧朔將軍與張讜對爲兖州刺史安帖初附以參定徐州功賜爵始豐侯卒謚曰懿子元茂襲爵元茂以寬雅著稱位司徒司馬彭城鎮副將人吏安之卒贈顯武將軍徐州刺史謚曰順子秀之字鳳起襲爵位尚書都官郎秀之弟子雲字鳳昇子雲弟子羽字鳳降子羽弟子岳字鳳跱秀之等並早孤事母孝謹兄弟容貌並魁偉風度審正而皆早卒鳳昇子道宗位直閤將軍道宗弟德林司徒中兵參軍元茂

弟宣茂太和初拜中書博士後兼定州大中正受鄉人財貨爲御史所刻除名正始初除太中大夫遷光祿勲與游肇往復肇善之卒於幽州刺史遺令薄葬贈齊州刺史謚曰惠子籍之字修遠性謹正粗涉書史位司徒諮議參軍太中大夫著忠誥一篇文多不載卒贈定州刺史子徹仕齊位尚書左丞徹子純隋開皇中爲介州長史

純子德饒字世文少聰敏好學有至性弱冠仕隋爲校

書郎仍直内史省參掌文翰轉監察御史糾正不避權貴大業三年遷司隷從事每廵四方理寃枉褒孝悌雖位秩未通德行為當時所重凡與交結皆海内髦彦性至孝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及丁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慟歐血數升及送葬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線徒跣號踊幾絶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為之流涕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楊達廵省河北詣廬弔慰之因改所居村名為孝敬村里為和順里

後爲金河縣長末之官屬羣盜蠭起賊帥格謙孫宣雅等十餘頭聚衆於勃海有敕許其歸首謙等懼不敢降以德饒信行有聞遣奏曰若德饒來者即相率歸首帝遣德饒往勃海慰諸賊至冠氏會佗賊攻陷縣城見害其弟德佋性重然諾大業末爲離石郡司法書佐太守楊子崇特禮之及義兵起子崇遇害棄尸城下德佋赴哭盡哀收瘞之至介休詣義師請葬子崇見許因贈子崇官令德佋爲使者往離石禮葬子崇徹弟公緒

公緒字穆叔性聰敏博通經傳魏末爲冀州司馬屬疾去官絶迹贊皇山齊天保初以侍御史徵不就公緒沉冥樂道又不閑時務故誓心不仕尤明天文善圖緯之學嘗謂子弟曰吾覩齊之分野福德不多國家祚終四七及齊亡歲距天保之元二十八年矣公緒雅好著書撰典言十卷禮質疑五卷喪服章句一卷古今略記二十卷玄子五卷趙記八卷趙語十二卷竝行於世公緒既善陰陽之術有祕記傳之子孫而不好焉臨終取以

投火子少通有學行公緒弟槩字季節少好學然性倨
傲每對諸兄弟露髻披服略無少長之禮爲齊文襄大
將軍府行參軍進側集題云富春公主撰閑緩不任事
每被譏訶除殿中侍御史修國史後爲太子舍人爲副
使聘于江南江南多以僧寺停客出入常袒露還坐事
解後卒於并州功曹參軍撰戰國春秋及音譜並行於
世又自簡詩賦二十四首謂之達生丈人集其序曰達
生丈人者生於戰國之世爵里姓名無聞焉爾時人揆

其行已彊爲之號頗好屬文成輒棄藁常持論文云古人有言性情生於慾又曰人之性靜慾實汨之然則性也者所受於天神識是也故爲形骸之主情也者所受於性嗜慾是也故爲形骸之役由此言之情性之辯斷焉殊異故其身泰則均齊死生塵垢名利縱酒恣色所以養情否則屏除愛著擯落枝體收視反聽所以養識是以遇榮樂而無染遭厄窮而不悶或出人間或棲物表逍遙寄託莫知所終

李順字德正鉅鹿公靈之從父弟也父系慕容垂散騎侍郎東武城令道武定中原以爲平棘令卒贈趙郡太守平棘男順博涉經史有計策神瑞中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從征蠕蠕以籌略賜爵平棘子太武將討赫連昌謂崔浩曰朕前北征李順獻策數事實合經略大謀今欲使總前驅之事何如浩曰順智足周務實如聖旨但臣與之昬姻深知其行然性果於去就不可專委帝乃止初浩弟娶順女又以弟子娶順女雖昬媾而浩

頗輕順順又不伏由是潛相猜忌故浩毀之至統萬大破昌軍順謀功居多後征統萬昌出逆戰順破其左軍及剋統萬帝賜諸將珍寶雜物順固辭唯取書數千卷帝善之還給事黃門侍郎又從擊赫連定於平涼三秦平進爵爲侯遷四部尚書甚見寵待沮渠蒙遜以河西內附帝欲簡行人崔浩曰宜令清德重臣奉詔褒慰尚書順即其人也帝曰順納言大臣不宜方爲此使若蒙遜身執玉帛而朝於朕復何以加之浩曰邢貞使吴亦

魏之太常苟事是宜無嫌於重帝從之以順爲太常策拜蒙遜爲太傅涼王使還拜使持節都督四州諸軍事長安鎮都大將寧西將軍開府進爵高平公未幾徵爲四部尚書加散騎常侍延和初使涼蒙遜辭疾箕坐隱几無起動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是握節而出蒙遜使中兵校郎楊定歸追順曰太常云朝廷賜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若曰爾拜爾跽而不承命乃小臣之罪矣順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

公賜胙命曰伯舅無拜而桓公降而拜受今朝廷未有不拜之詔而便偃蹇自取此乃速禍之道蒙遜拜伏盡禮順還帝問與蒙遜往復辭及其政教得失順曰蒙遜專威河右三十許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但前歲表許十月送曇無讖及臣往迎便乖本意不臣不信於是而甚以臣觀之不復周矣帝曰若如卿言則效在無遠襲世之後早晚當滅對曰臣略見其子並非才俊如聞燉煌太守牧犍器性

粗立若繼蒙遜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兪云不逮殆天所用資聖明也帝曰朕方事于東未暇營西如卿所言三五年間不足爲晩及蒙遜死問至太武謂順曰卿言蒙遜死驗矣又言牧犍立何其妙哉朕剋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絹千匹廐馬一乘寵待彌厚政無巨細無所不參崔浩惡之順凡使涼州十二回太武稱其能而蒙遜數與順游宴頗有悖言恐順泄之以金寶納順懷中故蒙遜罪𧷤得不聞又西域沙門曇無讖有方術在涼

州詔追之順受蒙遜金聽殺之浩並知之密言於帝帝
末之信太延三年順復使涼州及還帝問以將平河右
計順以人勞既久不可頻動帝從之五年議征涼州順
以涼州乏水草不宜遠征崔浩固以爲宜征帝從浩議
及至姑臧甚豐水草帝與景穆書頗嫌順後謂浩曰卿
昔所言今果驗矣克涼州後聞受蒙遜金而聽其殺曇
無讖益嫌之猶以寵舊未加其罪尚詔順差次羣臣賜
以爵位順頗受納品第不平涼州人徐桀發其事浩又

毁之帝大怒刑順於城西順死後數年其從父弟孝伯
爲太武知重居中用事及浩誅帝怒甚謂孝伯曰卿從
兄往雖誤國朕意亦未至此由浩遂殺卿從兄皇興初
順子敷等貴寵獻文追贈順侍中鎮西大將軍太尉公
高平王謚曰宣王妻邢氏曰孝妃順四子長子敷字景
文眞君二年選入中書教學以忠謹給侍東宮又爲中
散與李訢盧遐度世等竝以聰敏內參機密敷性謙恭
加有文學文成寵遇之遷祕書下大夫賜爵平棘子後

兼錄南部遷散騎常侍南部尚書中書監領內外祕書
襲爵高平公朝政大議事無不關及宋徐州刺史薛安
都司州刺史常珍奇等以彭城懸瓠降于時朝議謂未
必可信敷乃固執必然乃遣師接援淮海寧輯敷既見
待二世兄弟親戚在朝者十餘人弟弈又有寵於文明
太后李訢列其隱罪二十餘條獻文大怒皇興四年誅
敷兄弟削順位號爲庶人敷從弟顯德妹夫廣平宋叔
珍等皆坐關亂公私同時伏法敷兄弟敦崇孝義家門

有禮至於居喪法度吉凶書記皆合典則爲北州所稱美既致斯禍時人歎惜之敷弟式字景則學業知名位西兖州刺史濮陽侯式自以家據權要心慮危禍常敕津吏臺有使者必先啓然後度之既而使人卒至始云南過既濟突入執式赴都與兄俱死子憲字仲軌清粹善風儀好學有器度太和初襲爵又降爲伯拜祕書中散雅爲孝文知賞後拜趙郡太守趙修與其州里修歸葬父母也牧守以下畏之累跡憲不爲屈時人高之後

以黨附高肇爲御史所劾正光五年行雍州刺史尋除七兵尚書孝昌中除征東將軍揚州刺史淮南大都督及梁平北大將軍元樹等來寇憲力屈而降因求還國既至敕付廷尉憲女婿安樂王鑒據相州反靈太后謂鑒心懷劫脅遂詔賜憲死永熙中贈儀同三司尚書令定州刺史謚曰文静子希遠字景沖早卒希遠子祖悛襲祖爵希遠弟希宗字景玄性寛和儀貌雅麗有才學位金紫光禄大夫齊神武擢爲中外府長史文宣帝納

其第二女爲皇后位上黨太守卒贈司空公殷州刺史諡曰文簡希宗長子祖昇儀容瓌麗垂手過膝文學足以自通位齊州刺史淫於從兵妻見殺祖昇弟祖勲位給事黄門侍郎齊文宣以其女爲濟南王妃除侍中封丹楊郡王尋改封公濟南即位除趙州刺史濟南廢還除金紫光禄大夫太寧中昭信后有寵於武成除齊州刺史贓賄狼籍坐免官復起爲光州刺史祖勲性貪慢兼其妻崔氏驕豪干政時論鄙之女侍中陸媼母元氏

即祖勲妻姨爲此附會又除西兖州刺史殿中尚書祖勲無才幹自少及長居官無可稱述卒贈尚書右僕射武平中將封后兄君璧等爲王還復祖勲王爵其弟祖欽封竟陵王位光禄卿祖勲第三弟祖納兄弟中最有識尚以經史被知卒於散騎常侍希宗弟希仁字景山有學識卒於侍中太子詹事子公統仕齊位員外郎高歸彦之反公統爲之謀主歸彦敗伏法其母崔氏當没官其弟宣寶行賕改籍注老事發武成帝梏殺之肝腦

塗地布仁弟騫字希義博涉經史文藻富贍位散騎常
侍殷州大中正尚書左丞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梁後
坐事免論者以爲非罪騫嘗贈親友盧元明魏收詩云
監河愛升水蘇子惜餘明益州達友趣廷尉辯交情蓋
失職之志云後除給事黄門侍郎卒其文筆別有集錄
齊受禪贈儀同三司謚曰文惠騫弟希禮字景節性敦
厚容止樞機動遵禮度起家著作佐郎修起居注歷位
太常少卿兼廷尉少卿行魏尹事豫州刺史仍居議曹

與邢卲等議定禮律卒於信州刺史

子孝貞字元操好學善屬文仕齊釋褐司徒府參軍事與弟孝基同見吏部郎中陸卬卬戲之曰弟名孝基兄其替矣孝貞對曰禮雖不肖請附子臧卬握手曰士固不妄有名吾賢必當遠至簡静不妄通接賓客射策甲科拜給事中稍遷兼通直散騎常侍副李騊使陳孝貞從姊則昭信皇后從兄祖勲女爲廢帝濟南王妃祖欽女一爲後主娥英一爲琅邪王儼妃祖勲叔騫女爲安

德王延宗妃諸房子女多有才貌又因昭信后所以與
帝室姻媾重疊兄弟並以文學自達恥爲外戚家于時
黃門侍郎高乾和親要用事求昏於孝貞孝貞拒之由
是有隙陰譖之出爲太尉府外兵參軍後歷中書舍人
武平中出爲博陵太守不得志尋爲司州別駕後復兼
散騎常侍聘周使副還除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
假儀同三司以美於詞令敕與中書侍郎李若李德林
別掌宣傳詔敕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小典祀下大

夫宣帝即位轉吏部下大夫隋文帝爲丞相孝貞從韋孝寛討尉遲迥以功授上儀同三司開皇初拜馮翊太守爲犯廟諱於是稱字元操後數歲遷蒙州刺史吏人安之自此不復留意文筆人問其故慨然嘆曰五十之年倏焉已過鬢垂素髮筋力已衰宦意文情一時盡矣悲夫然每暇日輒引賓客絃歌對酒終日爲歡後徵拜内史侍郎與内史令李德林參典文翰元操無幹劇之用頗稱不理上譴怒之敕御史劾其事由是出爲金州

刺史卒官所著文集三十卷行於世子元玉元操弟孝
基亦有才學風詞甚美以衛尉丞待詔文林館位儀曹
郎中孝基弟孝俊太子洗馬孝俊弟孝威字季重涉學
有器幹兄弟之中最爲敦篤位太尉外兵參軍修起居
注仕隋禮部侍郎大理少卿式弟彛字景世美容貌有
才藝位都官尚書安平侯與兄敷同死太和初文明太
后追念彛兄弟及誅李訢存問憲等一二家歲時賜以
布帛彛弟冏字道度少爲中散逃避得免後歷位度支

尚書太和二十一年孝文幸長安冏以咸陽山河險固秦漢舊都勸帝去洛陽都之後孝文引見冏笑謂曰昔婁敬一說漢祖即日西駕尚書令以西京說朕使朕不廢東轅當是獻可理殊所以今古相反耳冏曰昔漢祖起於布衣欲藉嶮以自固婁敬之言符於本旨今陛下德洽四海事同隆周是以愚臣獻說不能上動帝大悅冏性鯁烈敢直言常面折孝文彈駮公卿無所迴避百寮皆憚之孝文常加優禮每車駕巡幸恒兼尚書右僕

射雖才學不及諸兄然公彊當世堪濟過之卒子祐字長禧篤穆友于見稱於世歷位給事中累遷博陵太守所在亦以清幹著順弟修基陳留太守卒子探幽高平太守探幽兄子洪鸞河間太守

李孝伯高平公順從父弟也父曽少以鄭氏禮左氏春秋教授爲業郡三辟功曹竝不就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辟主簿到官月餘乃歎曰梁敬叔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

行身之憂也遂還家講授道武時為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為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賊長謂趙郡地上責之還令送鹿故處郡謡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其見憚如此卒贈荆州刺史栢仁子謚曰懿孝伯少傳父業博綜羣言美風儀動有法度從兄順言之太武徵為中散謂曰眞卿家千里駒也遷祕書奏事中散轉散騎侍郎光祿大夫賜爵魏昌子以軍國機密甚見親寵謀謨切祕

時人莫能知遷北部尚書以頻從征伐規略之功進爵
壽光侯魚君末宋文帝聞車駕南伐遣其弟太尉江夏
王義恭率衆赴彭城太武至彭城登亞父冢以望城内
遣送其俘蒯應至小市門宣詔勞問義恭等問應士馬
數曰中軍四十餘萬宋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遣人獻酒
二器甘蔗百挺并請駱駞帝明旦復登亞父冢遣孝伯
至小市門駿亦使其長史張暢對孝伯曰主上有詔詔
太尉安北可暫出門欲與相見今遣賜駱駞及貂裘雜

物暢曰有詔之言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卿家太尉安北是人臣不縱爲隣國之君何爲不稱詔於隣國之臣又何至杜門絶橋暢曰二王以魏帝營壘未立此精甲十萬恐輕相陵踐故且閉城待彼休息兵士然後共修戰埸剋日交戲孝伯曰令行禁止主將常事何用廢橋杜門復何以十萬誇大我亦有良馬百萬復可以此相矜既開門暢屏人却仗出受賜物孝伯曰詔以貂裘賜太尉駱駞騾馬賜安北義恭獻皮袴褶一具駿奉酒二

器甘蔗百挺帝又遣賜義恭駿等氈各一領鹽各九種并胡豉孝伯曰有後詔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鹽主上自所食黑鹽療腹脹氣滿末之六銖以酒而服胡鹽療目痛戎鹽療諸瘡赤鹽駮鹽臭鹽馬齒鹽四種竝非食鹽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朕間見朕小大知朕老少觀朕爲人暢曰魏帝爲人久爲往來所具故不復遣信義恭獻蠟燭十挺駿獻錦一匹孝伯風容閑雅應答如流暢及左右甚相嗟歎帝大喜進爵宣城公爲使

持節散騎常侍秦州刺史卒贈征南大將軍定州刺史諡曰文昭公孝伯體度恢雅明達政事朝野貴賤咸推重之景穆曾啓太武廣徵俊秀帝曰朕有一孝伯足理天下何用多爲假復求訪此人輩亦何可得其見貴如此性方慎忠厚每朝廷事有所不足必手自書表切言陳諫或不從者至於再三削滅藁草家人不見公廷論議常引綱紀或有言事者孝伯恣其所陳假有是非終不抑折及見帝言其所長初不隱人姓名以爲已善故

衣冠之士服其雅正自崔浩誅後軍國謀謨咸出孝伯太武寵眷有亞於浩亦以宰輔遇之獻替補闕其迹不見時人莫得而知卒之日遠近哀傷焉孝伯美名聞於遐邇李彪使江南齊武帝謂曰北有李孝伯於卿遠近其爲遠人所知若此其妻崔賾女高明婦人生一子元顯崔氏卒後納翟氏不以爲妻憎忌元顯後遇劫元顯見害世云翟氏所爲也元顯志氣甚高爲時人所傷惜翟氏二子安人安上竝有風度安人襲爵壽光侯司徒

司馬無子爵除安上鉅鹿太守亦早卒安人弟豹子後追理先封卒不得襲孝伯兄祥字元善學傳家業鄉黨宗之位中書博士時尚書韓元興率衆出青州以祥爲軍司略地至陳汝淮北之人詣軍降者七千餘戸遷之兖豫之南置淮陽郡以撫之拜祥太守流人歸者萬餘家百姓安業遷河間太守有威恩之稱徵拜中書侍郎人有千餘上書乞留數年朝廷不許卒官追贈定州刺史平棘子謚曰憲子安世幼聰悟興安二年文成帝引

見侍郎博士子簡其秀儁欲以爲中書學生安世年十一帝見其尚小引問之安世陳說父祖甚有次第即以爲生帝每幸國學恒獨被引問詔曰汝但守此至大不慮不富貴天安初拜中散以謹慎帝親愛之累遷主客令齊使劉纘朝貢安世奉詔勞之安世美容貌善舉止纘等自相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纘等呼安世爲典客安世曰何以亡秦之官稱於上國纘曰世異之號凡有幾也安世曰周謂掌客秦改典客漢名鴻臚今曰主

容君等不欲影響文武而殷勤亡秦纉又指方山曰此山去燕然遠近安世曰亦石頭之與番禺耳時每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内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貨之令使任情交易使至金玉肆問價纉曰北方金玉大賤當是山川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所以同於瓦礫又皇上德通神明山不愛寶故川無金山無玉纉初將大市得安世言慙而罷遷主客給事中時人困饑流散豪右多有占奪安世乃上疏陳均量之制孝文深納之後

均田之制起於此矣出爲相州刺史假趙郡公敦農桑
斷淫祀西門豹史起有功於人者爲之修飾廟堂表薦
廣平宋翻陽平路恃慶皆爲朝廷善士初廣平人李波
宗族強盛殘掠不已前刺史薛道㯹親往討之大爲波
敗遂爲逋逃之藪公私成患百姓語曰李波小妹字雍
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
子那可逢安世設方略誘波及諸子姪三十餘人斬于
鄴市州内肅然病卒于家安世妻博陵崔氏生一子瑒

崔氏以妬悍見出又尚滄水公主生二子謚郁瑒字琚羅涉歷史傳頗有文才氣尚豪爽公彊當世太師髙陽王雍表薦瑒爲友時人多絶户爲沙門瑒上言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絶祀安得輕縦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沙門都統僧暹等忿瑒鬼教之言以瑒爲謗毁佛法泣訴靈太后責之瑒自理曰鬼神之名皆是通靈達稱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名之爲鬼

愚謂非謗靈太后雖以瑒言爲允然不免暹等意猶罰瑒金一兩轉尚書郎隨蕭寶夤西征以瑒爲統軍瑒德洽鄉閭招募雄勇其樂從者數百騎瑒傾家賑恤率之西討寶夤見瑒至拊其肩曰子遠來吾事辦矣故其下每有戰功軍中號曰李公騎寶夤啓瑒爲左丞仍爲別將軍機戎政皆與參決寶夤又啓爲中書侍郎還朝除岐州刺史坐辭不赴任免官建義初河陰遇害初贈尚書右僕射殷州刺史後又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冀州刺史瑒倜儻有大志好飲酒篤於親知每
謂弟郁曰士大夫學問稽博古今而罷何用專經爲老
博士也與弟謐特相友愛謐在鄉物故瑒慟哭絶氣久
而方蘇不食數日朞年形骸毁悴人倫哀歎之
謐字永和少好學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
年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爲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
師何常在明經謐以公子徵拜著作佐郎辭以授弟郁
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竝不就唯以琴書爲業

有絶世之心覽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論曰余謂論事辯物當取正於經典之眞文援證定疑必有驗於周孔之遺訓然後可以稱準的矣今禮文殘缺聖言靡存明堂之制誰使正之是以後人紛糾競興異論五九之說各信其習是非無準得失相半故歷代紛紜靡所取正乃使裴顔云今羣儒紛糾互相掎摭就令其象可得而圖其所以居用之禮莫能通也爲設虛器耳況漢氏所作四維之个復不能

令各處其辰愚以爲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爲殿屋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斯豈不以羣儒舛互並乖其實據義求衷莫適可從哉但恨典文殘滅求之靡據而已矣乃復遂去室牖諸制施之於教未知其所隆政求之於情未可喻其所以必須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余以爲隆政必須其禮豈彼一羊哉推此而論則聖人之於禮殷勤而重之裴頠之於禮任意而忽之是則頠

賢於仲尼矣以斯觀之裴氏子以不達失禮之旨也余竊不自量頗有鄙意據理尋義以求其真貴合雅衷不苟偏信乃藉之以禮傳考之以訓注博採先賢之言廣搜通儒之說量其當否參其同異棄其所短收其所長推義察圖以折厥衷豈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凡論明堂之制者雖衆然校其大略則一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爲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之篇以爲源是伯喈之倫所持此二

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既盡美矣未盡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賢亦無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採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為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

之北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
十六戶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
个者即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既殊故房个之名
亦隨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圖察義略可
驗矣故檢之五室則義明於考工校之戶牖則數協於
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於月令求之閏也合周禮與玉
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衆儒儻或在斯矣考工記
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

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於五室而謬於堂之修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愜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夠制耳故五室者合於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皆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謂施政及俱二三但允求之古義竊爲當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取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

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既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工於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望於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玄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

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玄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書顧命篇曰迎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即路寢矣其下曰大貝賁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服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髽帶麻於房中鄭玄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南天

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之説還相矛楯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於斯堂雖使班倕構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扆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戸之

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爲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余恐爲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爲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記云四旁兩夾窓若爲三尺之戶二尺窓窓戶之間裁盈一尺繩樞甕牖之室蓽門圭窬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闊

狹不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爲通矣驗之衆塗略無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玄注曰設斧於戶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說扆制曰從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間此之叵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爲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又復以世代驗之即虞夏

尚朴殷周稍文制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世室堂修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於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復云凡室二筵而不以几還自相違其不然五也以此驗之記者之謬抑可見矣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員下方東西九仞南北十筵堂高三尺也

余謂盛德篇得之於戶牖失之於九室何者五室之制傍有夾房面各有戶戶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則非拘異術戶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且又堂之修廣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爲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戶牖則於何容之哉若必小而爲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

斯爲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謂其九室之言誠亦有由然竊以爲戴氏聞三十六戸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戸之窓計其戸牖之數即以爲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漢末之時學士而見重於當時即識其修廣之不當而必未思其九室之爲謬更修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僞飾辭順非而澤諒可歎矣余今省彼衆家委心從善庶探其衷不爲苟異但是古非今俗間之常情愛遠惡近世中

之恒事而千載之下獨論古制驚俗之談固延多詭脫有深賞君子者覽而揣之儻或存焉謐不飲酒好音律愛樂山水高尚之情長而彌固一遇其賞悠爾忘歸乃作神士賦延昌四年卒年三十二遐邇悼惜之其年四門小學博士孔璠等學官四十五人上書曰竊見故處士趙郡李謐十歲喪父哀號罷隣人之相幼事兄瑒恭順盡友于之誠十三通孝經論語毛詩尚書歷數之術尤盡其長州閭鄉黨有神童之號年十八詣學受業時

博士即孔璠也覽始要終論端究緒授者無不欣其言矣於是鳩集諸經廣校同異比三傳事例名春秋叢林十有二卷爲璠等判析隱伏垂盈百條滞無常滞纖豪必舉通不長通有枉斯屈不苟言以違經弗飾辭而背理辭氣磊落觀者忘疲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跡下帷杜門却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矣猶括次專家搜比黨議隆冬達曙盛暑通宵雖仲舒不闚園君伯之閉戸高氏之遺漂張

生之忘食方之斯人未足爲喻謐嘗詣故太常卿劉芳推問音義語及中代興廢之由芳乃歎曰君若遇高祖侍中太常非僕有也前河南尹黃門侍郎甄琛內贊近機朝野傾目于時親識有求官者荅云趙郡李謐耽學守道不悶于時常欲致言但未有次耳諸君何爲輕自媒衒謂其子曰昔鄭玄盧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今汝明師甚邇何不就業也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媿時但未薦李謐以此負朝廷耳又結宇依巖憑崖鑿室

方欲訓彼青衿宣揚墳典冀西河之教重興北海之風不墜而祐善空聞暴疾而卒邦國銜殄悴之哀儒生結摧梁之慕況璠等或服議下風或親承音旨師儒之義其可默乎事奏詔曰謚屢辭徵辟志守冲素儒隱之操深可嘉美可遠傍惠康近準玄晏謚曰貞靜處士并表其門閭以旌高節於是表其門曰文德里曰孝義云

郁字永穆好學沉靖博通經史爲廣平王懷友深見禮遇時學士徐遵明教授山東生徒甚盛懷徵遵明在館

令郁問其五經義例十餘條遵明所荅數條而已稍遷
國子博士自國學之建諸博士率不講說其朝夕教授
唯郁而已謙虚寛雅甚有儒者之風再遷通直散騎常
侍建義中以兄瑒卒遂撫育孤姪歸於鄉里永熙初除
散騎常侍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兼都官尚書尋領給
事黄門侍郎三年於顯陽殿講禮記詔郁執經郁解說
不窮羣難鋒起無廢談笑孝武及諸王凡預聽者莫不
嗟善尋病卒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儀

同三司都督定州刺史
謚子士謙字子約一名容郎髫齓喪父事母以孝聞母曾歐吐疑中毒因跪嘗之伯父瑒深所嗟尚每稱此兒吾家顏子也年十二魏廣平王贊辟開府參軍事後丁母憂居喪骨立有姊適宋氏不勝哀而死士謙服闋捨宅爲伽藍脫身而出詣學請業研精不倦遂博覽羣籍善天文術數齊吏部尚書辛術名署員外郎趙郡王叡舉德行皆稱疾不就和士開亦重其名將諷朝廷擢爲

國子祭酒固辭得免刺史高元海以禮再致之稱爲菩薩隋有天下畢志不仕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親賓至輒陳罇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李氏宗黨豪盛每春秋二社必高會極宴無不沉醉諠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爲設黍謂羣從曰孔子稱黍爲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寧可違乎少長肅然無敢弛惰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曰何乃爲人踈頓至於此家

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爲務州里有喪事不均至相閲訟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者令與多者相埒兄弟媿懼更相推讓卒爲善士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牽置涼處飼之過於本主望見盜刈禾黍者黙而避之其家僮嘗執盜粟者士謙慰喻之曰窮困所致義無相責遽令放之其奴嘗與鄉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斃於手下震懼請罪士謙謂曰卿本無殺心何爲相謝然可速去無爲吏拘性寛厚皆此類也後出粟萬石以貸鄉人

屬年穀不登責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賑贍豈求利哉於是悉召責家爲設酒食對之燔契曰責了矣幸勿爲念也各令罷去明年大熟責家爭來償士謙拒之一無所受他年饑多有死者士謙罄家資爲之糜粥賴以全活者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又出田糧種子分給貧乏趙郡農人德之撫其子孫曰此李參軍遺惠也仁心感物羣犬生子交共相乳凶年散穀至萬餘石合諸藥以救疾癘如此積三十年或

謂士謙子多陰徳士謙曰夫言陰徳其猶耳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徳之有士謙善談玄理嘗有客坐不信佛家應報義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咎邪佛經云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之謂也佛道未來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鮌爲黄熊杜宇爲鷤鴂襃君爲龍牛哀爲猛獸君子爲鵠小人爲猨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黄母爲黿宣武爲鼈鄧艾爲牛徐伯

爲魚鈴下爲烏書生爲虵羊祜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邪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爲樗櫟僕以爲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作木豈有心乎客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士謙平生時時爲詠懷詩輒毀其本不示人又嘗論刑罰遺文不具其略曰帝王制法沿革不同自可損益無爲頓改今之贓重者死是酷而不懲也語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之愚謂此

罪宜從肉刑刖其一趾再犯者斷其左腕流刑刖去右手三指又犯者下其腕小盜宜黥又犯刖落其所用三指又不悛則下其腕無不止也無賴之人竄之邊裔職爲亂階適所以名戎矣非求安之道也博弈淫遊盜之萌也禁而不止黥之則可有識者頗以爲得政體隋開皇八年終於家趙州之士女聞之莫不流涕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參軍死乎會葬者萬餘人李景伯等以士謙道著丘園條其行狀詣尚書省請先生之謚事寢不行

遂相與樹碑於墓其妻范陽盧氏亦有婦德及夫終所有賻贈一無所受謂州里父老曰參軍平生好施今雖殞歿安可奪其志哉乃散粟五百石以賑窮乏免奴婢六十人案趙郡李氏出自趙將武安君牧當楚漢之際廣武軍左車則其先也左車十四世孫忯字仲興漢桓靈閒高尚不仕號有道大夫忯生定字文義仕魏位漁陽太守有子四人竝仕晉平字伯括爲樂平太守機字仲括位國子博士隱字叔括保字季括位竝尚書郎兄

弟皆以儒素著名時謂之四栝機子楷字雄方位書侍御史家于平棘南有男子五人輯晃茉勁叡輯字護宗晃字仲黄茉字季黄勁字少黄叡字幼黄並以友悌著美爲當世所宗時所謂四黄者也輯位高密郡守二子愼敦晃位鎭南府長史一子義勁位書侍御史四子盛敏隆喜叡位高平太守二子朂充其後愼敦居栢仁子孫甚微義南徙故壘世謂之南祖朂兄弟居巷東盛兄弟居巷西世人指其所居因以爲目葢自此也義字敬

仲位司空長史生東宫舍人吉字彦同吉生尚書郎聰字小時聰生眞字義深事列于後勗字景賢位頓丘太守勗生趙郡太守頤字彦祖頤生𢢼系曾各有令子事並列于前㦸位中書郎三子纉龔閣纉字緒業位太尉祭酒生四子誕休重苞誕字紹元假趙郡太守生四子建追礭竉竉字神竉位州主簿生二子鳳林秀林

李喬字伯徽伯父秀林小名榼性温直太和中中書博士爲頓丘相豪右畏之景明初試守博陵郡抑彊扶弱

政以嚴威爲名以母憂去職後爲司徒司馬定州大中正太中大夫卒贈齊州刺史裔出後伯父鳳林孝昌中爲定州鎮軍長史帶博陵太守于時逆賊杜洛周侵亂州界裔潛引洛周州遂陷没洛周特無綱紀至于市令驛帥咸以爲王呼曰市王驛王乃封裔定州王洛周尋爲葛榮所滅裔仍事榮尒朱榮禽葛榮遂縶裔及高昂薛修義李無爲等於晉陽從榮至洛榮死乃免天平初以齊神武大丞相諮議參軍參定策功封固安縣伯爲

侯衞大將軍陜州刺史及周文帝攻剋州城見害東魏

贈尚書令司徒定州刺史子子旦襲子旦弟子雄

子雄少慷慨有大志陜州破因隨周軍入長安家世並

以學業自通子雄獨習騎射其兄子旦讓之曰棄文尚

武非士大夫素業子雄曰自古誠臣貴仕文武不備而

能濟功業者鮮矣既文且武兄何病焉子旦無以應仕

周累遷小賓部後從達奚武與齊人戰於芒山諸軍大

破子雄所領獨全累遷涼州總管長史從滕王逌破吐

谷渾於青海以功加上儀同宣帝即位行軍總管韋孝寬略定淮南拜亳州刺史隋文帝總百揆徵爲司會中大夫以淮南功加位上開府及受禪拜鴻臚卿進爵高都郡公及晉王廣出鎮并州以子雄爲河北行臺兵部尚書上謂曰吾兒既少卿兼文武之才今者推誠相委吾無北顧憂矣子雄頓首流涕誓以效命子雄當官正直侃然有不可犯色王甚敬憚吏人稱焉歲餘卒官子公挺嗣裔從祖詵字令世誕弟休之子也休字紹則散

騎常侍詵與族兄靈族弟熙等俱被徵事在高允徵士頌詵位中書侍郎京兆太守詵從祖弟善見位趙郡太守善見子顯進位州主簿濮陽太守顯進子暎字暉道位相州中從事步兵校尉贈殷州刺史暎子普濟學涉有名性和韻位濟北太守時人語曰入麤入細李普濟武定中位北海太守暎弟育字仲遠位相州防城别將以拒葛榮之勲賜爵趙郡公後降金紫光祿大夫卒贈都官尚書諡曰貞子愔襲與從父兄普濟並應秀才舉

時人謂其所居爲秀才村愔位太子舍人愔族叔肅字彦邕位員外常侍初謟附侍中元暉後以左道事侍中穆紹常裸身被髮畫腹銜刀於隱屏處爲紹求福故紹愛之薦爲黄門郎性酒狂從靈太后幸江陽王繼第侍飲頗醉言辭不遜抗辱太傅清河王懌爲有司彈劾太后恕之卒於夏州刺史肅從弟曒字景林有學識位廷尉少卿贈齊州刺史謚曰宣子愼武定中位東平太守曒從弟仲旋司徒左長史恒農太守先是宮牛二姓阻

險爲害仲琁示以威恵即竝歸伏累遷右光祿大夫天平初遷都於鄴以仲琁爲營構將進號衛大將軍出爲兖州刺史還除將作大匠所歷竝著聲績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子希良侍御史煥字仲文小字醜環中書侍郎盛弟隆之後也隆字太彛位阜城令隆生慕縣令謀謀生始平太守景名犯太祖元皇帝諱景生東郡太守伯應伯應生煥煥有幹用與酈道元俱爲李彪所知恒州刺史穆泰據代都謀反煥以書侍御

史與任城王澄推究之煥先驅至州宣旨曉喻乃執恭等景明初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歸附煥以司空從事中郎爲軍司馬與楊大眼奚康生等迎接仍行揚州事賜爵容城伯及荆蠻擾動敕煥兼通直散騎常侍慰勞之降者萬餘家除梁州刺史時武興氐楊集起舉兵作逆敕假煥平西將軍督别將大破集起軍又破秦州賊呂茍兒及斬氐王楊定還朝遇患卒贈幽州刺史謚曰昭子密字布邕少有節操母患積年名醫療之不

愈乃精習經方洞閑針藥母疾得除由是以醫術知名屬尒朱兆弑逆與勃海高昂爲報復計後從神武封容城縣侯位襄州刺史

李義深趙郡高邑人也祖真字令才位中書侍郎父紹字嗣宗殷州别駕義深有當世才用而心胷險峭時人語曰劒戟森森李義深初以殷州别駕歸齊神武再遷鴻臚少卿見尒朱兆兵盛叛歸之兆平神武恕其罪遷齊州刺史好利多所受納轉行梁州刺史爲陽夏太守

段業告其在州聚斂被禁止卒於禁所子騊駼有才辯
位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陳人稱之後爲壽陽道行臺
左丞與王琳同陷陳周末逃歸隋開皇中爲永安郡太
守絳州長史卒子政藻明敏有才幹騊駼没陳政藻時
爲開府行參軍判集書省事便謝病解職居處若在喪
禮人士稱之開皇中歷尚書工部員外郎卒於宜州長
史騊駼弟文師歷中書舍人齊郡太守義深弟同軌體
貌魁岸腰帶十圍學綜諸經兼該釋氏又好醫術年二

十舉秀才再遷著作郎典儀注修國子博士與和中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梁梁武深耽釋學遂集名僧於其愛敬同泰二寺講涅槃大品經引同軌豫席兼遣其朝士議共觀聽同軌論難久之道俗咸以爲善盧景裕卒齊神武引同軌在館教諸公子甚嘉禮之每旦入授日暮始歸緇素請業者同軌夜爲解說四時恒爾不以爲倦卒時人傷惜之神武亦嗟悼之贈瀛州刺史謚曰康同軌弟幼舉安德太守以貪汙棄市幼舉弟之良有幹用

位金部郎中

之良弟幼廉少寡欲爲兒童時初不從人家有所求請嘗故以金寶授之終不取彊付輒擲之地州牧以其蒙幼而廉故以名焉性聰敏累遷齊文襄驃騎府長史文襄薦爲濟州儀同府長史又遷瀛州長史齊神武行經冀部總合河北六州文籍商榷戶口增損親自部分多在馬上徵責文簿指影取備事非一緒幼廉應機立成恒先期會爲諸州準的神武深加慰勉仍責諸人曰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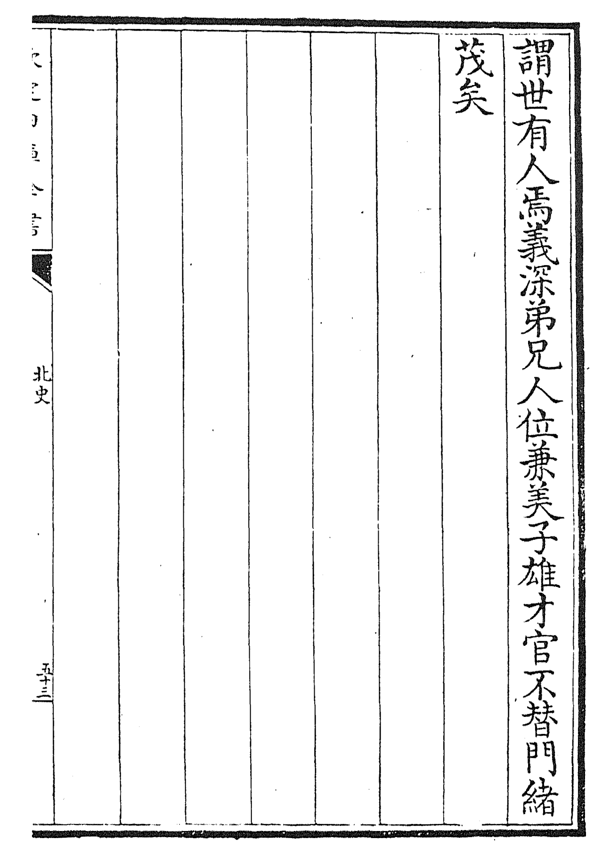
卿等諸人作得李長史一脚指不是時諸人並謝罪幼廉獨前拜恩觀者咸歎美之神武還并州以告文襄文襄喜謂人曰吾知是人矣文襄嗣事除霸府掾時以并州王政所基求好長史舉者多不見納後因大集謂陳元康曰我教你好長史處李幼廉即其人也遂命爲并州長史常在文襄第内與隴西辛術等六人號爲館客天保初除太原郡太守文宣嘗與語及楊愔誤稱爲楊公以應對失宜除濟陰郡守累遷太僕大司農二卿趙

州大中正大理卿所在稱職後主時和士開權重百寮盡傾幼廉高揖而已由是出為南青州刺史主簿徐乾富而暴横歴政不能禁幼廉初至因其有犯收繫之乾密通疏奉黄金百㨫妓婢二十人幼廉不受遂殺之罷還鄴祖孝徵執政求紫石英於幼廉以其南青州所出幼廉辭無好者固請乃與二兩孝徵有不平之言或以告幼廉幼廉抗聲曰李幼廉結髮從宦誓不曲意求人天生德于予孝徵其如予何假欲挫頓不過遣向并州

耳時已授并省都官尚書辭而未報遂發敕遣之齊末官至三品已上悉加儀同獨不霑此例語人曰我不作儀同更覺爲榮卒贈吏部尚書義深族弟神威幼有風裁家業禮學又善音樂撰集樂書近百卷卒於尚書左丞又有李𪈵字彥鴻世居栢仁弱冠以文章知仕齊位東平太守後待詔文林館除通直散騎常侍聘于梁晚節頗以貪酒爲累貧無居宅寄止佛寺中常著巾帔終日對酒招致賓客風調詳雅𪈵從兄子朗才辭𪈵之亞

兼有吏能位中書舍人

論曰古人云燕趙多奇士覩夫李靈兄弟並有焉靈則
首應弓旌道光師傅順則器標棟幹一時推重孝伯風
範鑒略蓋亦過人各能克廣門業道風不殞餘慶之美
豈非此之謂乎至如元忠之倜儻從横功名自卒季初
之家風素業昆季兼舉有齊之日雅道方振憲之子弟
特盛衣纓豈唯戚里是憑固亦文雅所得安世識具通
雅時幹之良瑒以豪俊達郁則儒博顯謐之高逸固可



謂世有人焉義深弟兄人位兼美子雄才官不替門緒茂矣

北史卷三十三

北史卷三十三考證

李渾傳繪弟緯字乾經○緯魏書作系誤

除太子家令卒○各本卒字上有闕字魏書有七年八月四字本書例應删去本無闕字也

璨傳璨勸元乘永之失據攻永米船○之監本訛永今改從魏書

李順傳順納言大臣不宜方爲此使○方魏書作先

令朝廷未有不拜之詔而便偃蹇自取○取魏書作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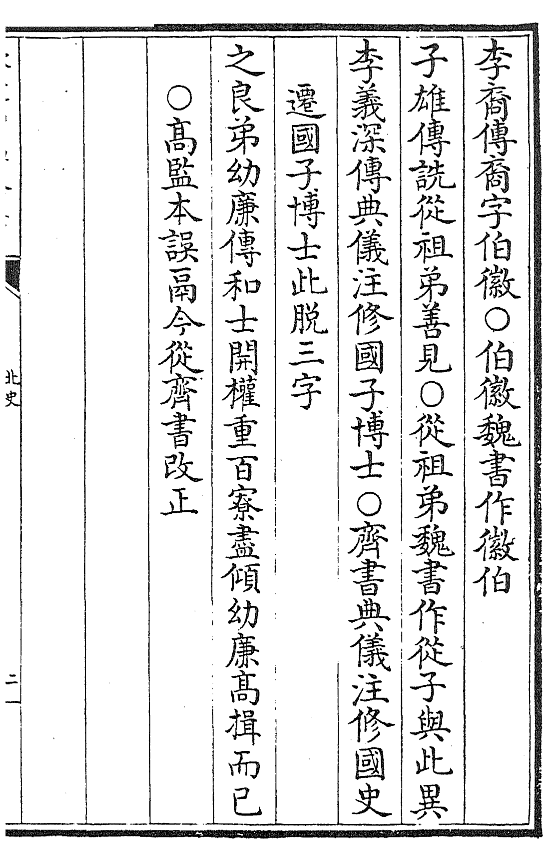
騫嘗贈親友盧元明魏收詩云監河愛升水○升一本作斗

李孝伯傳眞君末宋文帝聞車駕南伐○車駕二字亦譌仍魏史之舊也

謐傳設斧於戶牖之間○牖監本譌牖今改正

隆冬達曙盛暑通宵○宵監本譌霄今改正

謐子士謙傳謐子士謙○本書本卷目錄俱作謐弟子士謙魏書亦作謐弟郁之子此誤也



李裔傳裔字伯徽○伯徽魏書作徽伯

子雄傳誂從祖弟善見○從祖弟魏書作從子與此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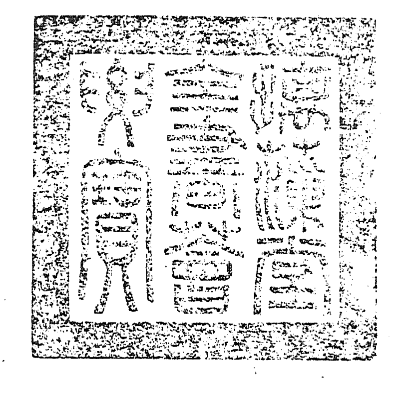
李義深傳典儀注修國子博士○齊書典儀注修國史

遷國子博士此脫三字

之良弟幼廉傳和士開權重百寮盡傾幼廉高揖而已

○高監本誤鬲今從齊書改正

北史卷三十三考證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梅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北史卷三十四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八百四十五 史部

北史卷三十四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二十二

游雅 從祖弟明根　高閭　趙逸 兄子琰

胡叟　胡方回　張湛

段承根 宗欽　闞駰　劉延明

趙柔　索敞　宋繇 曾孫遊道

江式

游雅字伯度小名黄頭廣平任人也太武時與勃海高允等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後使宋授散騎侍郎賜爵廣平子稍遷太子少傅領禁兵進爵為侯受詔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出為東雍州刺史假梁郡公在任廉白甚有恵政徵為秘書監委以國史之任竟無所成雅性剛戇好自矜誕凌獵人物髙允重雅文學而雅輕允才允性柔寛不以為恨允將婚於邢氏雅勸允

娶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黄頭其貴已賤人皆此類也允著徴士頌殊重雅雅因議論長短忿儒者陳竒遂陷竒至族議者深責之卒贈相州刺史謚曰宣侯

明根字志遠雅從祖弟也祖鮮慕容熈樂浪太守父幼馮跋假廣平太守明根幼年遭亂為櫟陽王氏奴主使牧羊明根以漿壺倩人書字路邊書地學之長安鎮將竇瑾見之呼問知其姓名乃告游雅雅使人贖之敎書

年十六辭雅歸鄉里於白渠坎為窟讀書積歲雅稱薦之太武擢為中書學生性寡欲綜習經史文成踐阼為都曹主書帝以其敬慎每嗟美之假員外散騎常侍安樂侯使宋宋孝武稱其長者迎送禮加常使獻文時累遷東兖州刺史封新泰侯為政清平孝文時為儀曹長清約恭謹號為稱職歷儀曹尚書加散騎常侍遷大鴻臚卿河南王幹師尚書如故隨例降侯為伯又參定律令屢進讜言明根以年踰七十表求致仕優詔許之引

入陳謝悲不自勝帝言別殷勤仍為流涕賜青紗單衣
委貌冠被褥錦袍等物其年以司徒尉元為三老明根
為五更行禮辟雍賜步挽一乘給上卿祿供食之味太
官就第月送以定律令賜布帛等歸本郡又賜安車兩
馬幄帳被褥車駕幸鄴明根朝於行宮優詔賜以穀帛
敕太官備送珍羞為造甲第國有大事恒璽書訪之舊
疾發動手詔問疾太醫送藥卒於家宣武弔祭贈賵甚
厚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謚靖侯明根歷官內外五十

餘年處身以仁和接物以禮讓時論貴之孝文初明根與高閭以儒老學業特被禮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隨而閭以才筆時侮明根世號高游馮子肇襲字伯始孝文賜名馮博綜經史孝文初為內祕書侍御中散稍遷典命中大夫車駕南伐肇表諫不納尋遷太子中庶子肇謙素敦重文雅見任以父老求解官扶侍孝文欲令祿養出為本州南安王弘鎮北府長史帶魏郡太守王薨復為高陽王雍鎮北府長史太守如故為政清簡加以

匡贊歷佐二王甚有聲績以父憂觧任復授黃門侍郎
兼侍中為畿内大使黜陟善惡賞罰分明歷太府廷尉
卿兼御史中尉黃門如故肇儒者動存名教直繩所舉
莫非傷風敗俗持法仁平斷獄務於矜恕尚書令高肇
宣武之舅百寮懾憚以肇名與已同欲令改易肇以孝
文所賜執志不許高肇甚銜之宣武嘉其剛梗盧昶之
在朐山也肇諫曰朐山蕞爾僻在海濱於我非急於賊
為利如聞賊將屢以宿豫求易朐山持此無用之地復

彼舊有之疆兵役時鮮其利為大帝將從之尋而昶敗遷侍中梁軍主徐玄明斬其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首以郁州内附朝議遣兵赴援肇表以為不宜勞師爭海島之地帝不納及大將軍高肇伐蜀肇又陳願俟後圖又不納明帝即位遷中書令相州刺史有惠政再遷尚書右僕射肇於吏事斷决不速主者諮呈反覆至於再三必窮其理然後下筆雖寵勢干請終無廻撓方正之操時人服之及元乂廢靈太后將害太傅清河王懌乃集

公卿會議其事於時羣官莫不失色順旨肇獨抗言以為不可終不下署卒謚文貞公肇外寛柔內剛直耽好經傳手不釋書善周易毛詩尤精三禮為易集解撰冠婚儀白珪論詩賦表啓凡七十五篇謙廉不競曾撰儒碁以表其志清貧寡欲資仰俸禄而已為廷尉時宣武嘗敕肇有所降恕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也其執意如此及明帝初近侍羣官預在奉迎者自侍中崔光以下竝加封封肇文安縣侯肇獨曰子

襲父位今古之常因此獲封何以自處固辭不應論者高之子祥字宗良頗有才學襲爵新泰伯位國子博士領尚書郎中明帝以肇昔辭文安之封復欲封祥祥守其父志卒不受又追論肇前議清河守正不屈乃封祥高邑縣侯卒贈給事黄門侍郎幽州刺史謚曰文

高閭字閻士漁陽雍奴人也五世祖原晉安北將軍上谷太守關中侯有碑在薊中祖雅少有令名位州别駕父洪字季願位陳留王從事中郎閭貴乃贈幽州刺史

固安貞子閭早孤少好學博綜經史下筆成章少為車
子送祖至平城脩刺詣崔浩浩與語奇之使為謝中書
監表明日浩歷租車過駐馬呼閭諸車子皆驚閭本名
驢浩乃改為閭而字焉由是知名和平末為中書侍郎
文成崩乙渾擅權内外危懼文明太后臨朝誅渾引閭
與中書令高允入禁中參决大政賜爵安樂子與鎮南
大將軍尉元南赴徐州以功進爵為侯獻文即位徙崇
光宫閭表上至德頌高允以閭文章富逸舉以自代遂

為獻文所知參論政事永明初為中書令給事中委以機密文明太后甚重閭詔令書檄碑銘賛頌皆其文也太和三年出師討淮北閭表諫陳四疑請時速返旆文明太后曰六軍電發有若摧朽何慮四難也遷尚書中書監淮南王他奏求依舊斷禄閭表以為若不班禄則貪者肆其姦情清者不能自保詔從閭議孝文又引見王公以下於皇信堂令辯忠佞閭曰佞者飾知以行事忠者發心以附道譬如玉石皦然可知帝曰玉石同體

而異名忠佞異名而同理求之於同則得其所以異尋
之於異則失其所以同出處同異之閒交換忠佞之境
豈是皦然易明哉或有託佞以成忠或有假忠以飾佞
如楚之子綦後事雖忠初非佞也閻曰子綦諫楚初雖
隨述終致忠言此適欲幾諫非為佞也子綦若不設初
權後忠無由得顯帝善閭對後上表曰臣聞為國之道
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
曰刑賞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荒狡放命則播

武功以威之人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設防固以禦之臨事制勝則明賞罰以勸之用能闢國寧方征伐四剋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室家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為邉患者良以儵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鬬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

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理宜然也今故宜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施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始必懲又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為武士於苑内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

其選下置官屬分為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刀楯二萬人專習騎矟脩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為平地禦敵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兵器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郡兵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敕臺北諸屯倉庫隨近往來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鎮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

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二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軍糧一月不足為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發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遣其利五也孝文詔曰比當與卿面論又詔閭為書問蠕蠕時蠕蠕國有喪而書不敘凶事帝曰卿職

典文辭不論彼之凶事若知而不作罪在灼然若情思不至應謝所任對曰昔蠕蠕主敦崇和親其子屢犯邊境如臣愚見謂不宜弔帝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君則臣悅卿云不合弔慰是何言歟閻遂免冠謝罪帝曰蠕蠕使牟提小心恭慎同行疾其敦厚恐其還北必被謗誣昔劉準使殷靈誕每禁下人不為非禮事及還果被譖愬以致極刑今書可明年提忠於其國使蠕蠕主知之是年冬至大饗羣官孝文親舞於太后前羣臣皆舞

帝乃長歌仍率羣臣再拜上壽閻進曰臣聞大夫行孝行合一家諸侯行孝聲著一國天子行孝德被四海今陛下敦行孝道臣等不勝慶踊謹上千萬歲壽帝大悅又議政於皇信堂閻曰伏思太皇太后十八條之令及仰尋聖朝所行事周於百揆願終成其事帝曰刑法者王道所用何者為法何者為刑施行之日何先何後對曰刑制之會軌物齊衆謂之法犯違制約致之於憲謂之刑然則法必先施刑必後著帝曰論語稱冉子退朝

孔子曰何晏也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其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何者為政何者為事對曰政者上之所行事者下之所綜後詔闓與太常採雅樂以營金石又領廣陵王師出除鎮南將軍相州刺史以參定律令之勤賜布帛粟牛馬等遷都洛陽闓表諫言遷有十損必不獲已請遷於鄴帝頗嫌之雍州刺史曹武據襄陽請降車駕親幸懸瓠闓表諫洛陽草創武既不遣質任必非誠心帝不納武果虛詐諸將皆無功而還車駕還幸

石濟閭朝於行宮帝謂曰朕往年之意不欲決征但兵
士已集恐為幽王之失不容中止遂至淮南而彼諸將
竝列州鎮至無所獲實由晚一月日故耳閭曰古攻戰
法倍則攻之十則圍之聖駕親征誠應大捷所以無大
獲良由兵少故也今京邑甫爾庶事造𠕋願陛下當從
容伊瀍使德被四海帝曰願從容伊瀍實亦不少但未
獲耳閭曰司馬相如臨終恨不封禪今雖江介不賔然
中州地畧以盡平豈可聖明之辰而闕盛禮帝曰荆揚

未一豈得如卿言也閭以江南非中國且三代之境亦不能逺帝曰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荆州此非近中國乎及車駕至鄴孝文頻幸其州館下詔襃揚之閭每請本州以自效詔曰閭以懸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忘退有塵謙德可降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徙授幽州刺史令存勸兼行恩法竝舉閭以諸州罷從事依府置參軍於政體不便表宜復舊帝不悦歲餘表求致仕優荅不許徵為太常卿頻表陳遜不聽又車駕南

討漢陽閭上表諫求廻師帝不納漢陽平賜閭璽書閭上表陳謝宣武踐阼閭累表遜位優詔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使吏部尚書邢巒就家拜授及辭引見東堂賜以肴羞訪之大政以其先朝儒舊告老求歸帝為之流涕優詔賜安車几杖輿馬繒綵衣服布帛事從豐厚百僚餞之猶羣公之祖二疏也閭進陟北芒上望闕表以示戀慕之誠卒於家謚文貞閭好為文章集四十卷其文亦高允之流後稱二高為當時所服閭强果敢直諫

其在私室言裁聞耳及於朝廷廣衆之中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孝文以其文雅之美每優禮之然貪褊矜慢初在中書好詈辱諸博士學生百餘人有所干求者無不受其賄及老為二州乃更廉儉自謹有良牧之譽子元昌襲爵位遼西博陵二郡太守閭弟悅篤志好學有美於閭早卒

趙逸字思羣天水人也父昌石勒黄門郎逸好學夙成仕姚興歷中書侍郎後為赫連屈丐所虜拜著作郎太

武平統萬見逸所著曰此豎無道安得為此言乎作者誰也速推之司徒崔浩進曰彼之謬述亦子雲美新固宜容之帝乃止歷中書侍郎赤城鎮將頻表乞免久乃見許性好墳典白首彌勤年踰七十手不釋卷凡所著述詩賦銘頌五十餘篇

逸兄温字思恭博學有高名為姚泓天水太守劉裕滅泓遂歿於氐氐王楊難當稱藩太武以温為難當府司馬卒於仇池令温子琰字叔起初苻氏亂琰為乳母攜

奔壽春年十四乃歸孝心色養飪熟之節必親調之皇
興中京師儉婢簡粟糶之琰遇見切責敕留輕粃育送
子應冀州娉室從者於路遇得一羊行三十里而琰知
之令送於本處又過路旁主人設羊羹琰訪知盜殺卒
辭不食遣人買耜刃得剩六耜即令送還刃主刃主髙
之義而不受琰命委之而去初為兖州司馬轉團城鎮
副將還京為淮南王他府長史時禁制甚嚴不聽越闗
葬於舊兆琰積四十餘年不得葬二親及蒸嘗拜獻未

曾不嬰慕卒事每於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餘耳順而孝思彌篤慨歲月推移遷窆無冀乃絕鹽粟斷諸餚味食麥而已年八十卒遷都洛陽子應等乃還鄉葬焉應弟熙字賓育好音律以善歌聞於世位秦州刺史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也世為西夏著姓叟少聰慧年十三辯疑釋理鮮有屈焉學不師受披讀羣籍再閱於目皆誦焉好屬文既擅典雅之詞又工鄙俗之句以姚氏將衰遂入長安觀風化隱匿名行懼人見知時京

兆韋祖思少閱典墳多蔑時彦待叟不足叟拂衣而出祖思固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返乎叟曰論天人者其亡久矣與君相知何夸言若是遂歸主人賦常杜二族一宿而成時年十八矣其述前載無違舊美叙中世有協時事而末及鄙黷人皆竒其才畏其筆叟孤飄坎壈未有仕路遂入漢中宋梁秦二州刺史馮翊吉翰頗相禮接授叟末佐不稱其懷未幾翰遷益州叟隨入蜀時蜀沙門法成率僧數千人鑄丈六金像宋文

帝惡其聚衆將加大辟叟聞之即赴丹楊啟申其美遂
免復還蜀法成遺其珍物價直千餘匹叟一無所受從
入沮渠牧犍牧犍遇之不重叟乃為詩示所知廣平程
伯達其略曰羣犬吠新客佞暗排疎賔直途既已塞曲
路非所遵望衛惋祝鮀眄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託翰
寄輔仁伯達見詩謂曰涼州雖地居戎域然自張氏以
來號有華風今則憲章無虧何祝鮀之有叟曰貴主奉
正朔而弗淳慕仁義而未允吾之擇木夙在大魏與子

暫違非久濶也歲餘收犍破降叟既先歸魏朝廷以其識機賜爵始復男家於洛雲蓬室草筵唯以酒自適謂友人金城宗舒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先志意所栖謝其高矣文成時名叟及舒並使作檄檄宋蠕蠕舒文劣於叟尋歸家不事產業常苦饑貧然不以為恥養子字螟蛉以自給養每至貴勝門恒乗一牸牛弊韋袴褶而已作布囊容三四斛飲噉醉飽盛餘肉餅以付螟蛉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尚書李敷嘗遺以財都無所取

初叟一見高允曰吳鄭之交以紵縞為美談吾之於子以弦韋為幽贄以此言之彼可無愧也於允館見中書侍郎趙郡李璨被服華靡叟貧老衣褐璨頗忽之叟謂曰李子今若相脱體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許也譏其唯假成服璨惕然失色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號春秋當祭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寗常順陽馮翊田文宗上谷侯法㑺提壺執俎至郭外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燉煌氾潛家善釀酒

每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博陵許赤武河東裴定宗等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為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恒也潛曰我恒給祭者以其恒於孝思也論者以潛為君子矣順陽等數子稟叟獎示頗涉文流高閭曾造其家遇叟短褐曳柴從田歸舍為閭設濁酒蔬食皆手自辦然案其館宇卑陋園疇褊局而飯菜精潔醯醬調美見其二妾竝年衰跛眇衣布穿弊閭見其貧以衣物直十餘匹贈之亦無辭免閭作宣命賦叟為之序密雲左右皆祗

仰其德歲時奉以布麻穀麥叟隨分散之家無餘財卒無子無家人營主凶事胡始昌迎殯之於家葬於墓次即令弟繼之襲其爵復始男武威將軍叟與始昌雖宗室性氣殊詭不相附其存往來乃簡及亡而收恤至厚議者以為非必敦哀疎宗或緣求利品秩也

胡方回安定臨涇人也父義周姚泓黃門侍郎方回仕赫連屈丐為中書侍郎涉獵史籍辭彩可觀為屈丐統萬城銘蛇祠碑諸文頗行於世太武破赫連昌方回入

魏未為時知後為北鎮司馬為鎮脩表有所稱薦帝覽之嗟美問知方回召為中書博士賜爵臨涇子遷侍郎與太子少傅游雅等改定律制司徒崔浩及當時朝賢竝愛重之清貧守道以壽終

張湛字子然一字仲玄燉煌深泉人也魏執金吾恭九葉孫為河西著姓祖質仕涼位金城太守父顯有遠量武昭王據有西夏引為功曹甚器異之甞稱曰吾之臧子原也位酒泉太守湛弱冠知名涼土好學能屬文冲

素有大志仕沮渠蒙遜位兵部尚書涼州平拜寧遠將軍賜爵南浦男司徒崔浩識而禮之浩注易叙曰燉煌張湛金城宗欽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並有儁才見稱西州每與余論易余以左氏傳卦解之遂相勸為解注故為之解其見稱如此湛至京師家貧不立操尚無虧浩常給其衣食薦為中書侍郎湛知浩必敗固辭每贈浩詩頌多箴規之言浩亦欽敬其志每常報荅極推崇之美浩誅湛懼悉燒之閉門却掃慶弔皆絕以壽終

凡銑字懷義閑粹有才幹仕沮渠蒙遜位建昌令性至孝母憂哀毀過人服制雖除而蔬𩜶弗改崔浩禮之與湛等卒於征西參軍懷義孫通字彥綽博通經史沉冥不預時事頓丘李彪欽其學行與之遊款及彪用事言於中書令李沖沖名見甚器重之太和中徵中書博士中書侍郎永平中又徵汾州刺史皆不赴終於家通四子徹麟倫鳳皆傳家業知名於世徹字方明位侍中衛尉卿封西平縣公子敢之襲位大中大夫樂陵郡守麟

字嘉應位廣平太守僉字元愼位涼州刺史鳳字孔鸞位國子博士散騎常侍著五經異同評十卷為儒者所稱

段承根武威姑臧人自云漢太尉熲九世孫也父暉字長祚身八尺餘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敕遊學今將歸損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為好言

終乘馬騰虛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仕乞伏熾盤為輔
國大將軍涼州刺史御史大夫西海侯熾盤子慕末襲
位政亂暉父子奔吐谷渾慕容璝內附暉與承根歸魏
太武至長安人告暉欲南奔云置金於馬韉中帝密遣
視之果如告者言斬之於市暴尸數日時有儒生京兆
林白奴欽暉德音夜竊其尸置之枯井女為燉煌張氏
婦聞之乃向長安收瘞承根好學機辯有文思而性行
踈薄有始無終司徒崔浩見而奇之與同郡陰仲達俱

被浩引以為俱涼土文華才堪注述言之太武並請為著作郎引與同事世咸重承根文而薄其行甚為燉煌公李寶所敬待浩誅承根與宗欽等俱死

宗欽字景若金城人少好學有儒者風仕沮渠蒙遜為中書郎世子洗馬上東宮侍臣箴太武平涼州入魏賜爵卧樹男拜著作郎與髙允書贈詩允荅書并詩甚相襃美在河西撰蒙遜記十卷無足可稱

闞駰字玄陰燉煌人也祖倞父玖並有名於西土玖位

會稽令駰博通經傳聰敏過人三史羣言經目則誦時人謂之宿讀注王朗易傳撰十三州志沮渠蒙遜甚重之常侍左右訪以政事損益拜秘書考課郎中給文吏三十人典校經籍刋定諸子三千餘卷牧犍待之彌重拜大行臺遷尚書及姑臧平樂安王丕鎮涼州引為從事中郎王薨還京師家甚貧不免饑寒性能多食一飯至三升乃飽卒無後

劉延明燉煌人也父寶字子玉以儒學稱延明年十四

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給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延明遂别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覔一快女壻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延明遂奮衣坐神志湛然曰延明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延明後隱居酒泉不應州郡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涼武昭王徵為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昭王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葺延明時侍側請代其事王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遇何異孔明之會玄德

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昭王曰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晝白日且然夜可休息延明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焉延明何人斯敢不如此延明以三史文繁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燉煌實錄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黃石公三略行於世蒙遜平酒泉拜秘書郎專管注記築陸沉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玄處先生學徒數百月致羊酒牧犍尊為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

受業時同郡索敞陰興為助教竝以文學見稱每巾衣而入太武平涼州士庶東遷夙聞其名拜樂平王從事中郎太武詔諸年七十以上聽留本鄉一子扶養延明時老矣在姑臧歲餘思鄉而返至涼州西四百里韮谷窟疾卒太和十四年尚書李沖奏延明河右碩儒今子孫沉屈未有祿潤賢者子孫宜蒙顯異於是除其一子為鄭州雲陽令正光三年太保崔光奏曰故樂平王從事中郎燉煌劉延明著業涼城遺文在茲如或愆釁當

蒙數世之宥況乃維祖建孫相去未遠而令久淪阜隷不獲收異儒學之士所為竊歎乞救尚書推檢所屬甄免碎役敦化厲俗於是乎在詔曰太保啓陳深合勸善其孫等三家特可聽免河西人以為榮

趙柔字元順金城人也少以德行才學知名河右沮渠牧犍時為金部郎太武平涼州內徙京師歷著作郎河內太守甚著信惠柔嘗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直數百縑柔呼主還之後有人遺柔鏵數百枚者柔與子

善明鬻之市有人從柔買柔索絹二十疋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疋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遂與之搢紳之流聞而敬服隴西王源賀采佛經幽旨作祇洹精舍圖偈六卷柔為之注解為當時俊僧所欽味又憑立銘讃頗行於世子黙字冲明武威太守

索敞字巨振燉煌人也為劉延明助教專心經籍盡能傳延明業涼州平入魏以儒學為中書博士京師貴遊

之子皆敬憚威嚴多所成益前後顯達位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皆受業於敞敞以喪服散在衆篇遂撰比為喪服要記出補扶風太守在位清貧卒官時舊同學生等為請謚詔贈涼州刺史謚曰獻初敞之在涼州與鄉人陰世隆文才相友世隆至京師被罪徙和龍屆上谷困不前達土人徐能抑掠為奴敞因行至上谷遇見世隆對泣而別敞為訴理得免世隆子孟貴性至孝每向田芸耨早朝拜父來亦如之鄉人欽焉

宋繇字體業燉煌人也世仕張氏父僚張玄靚武興太守繇生而僚為張邕所誅五歲喪母事伯母張氏以孝聞八歲而張氏卒居喪過禮嗣然謂妹夫張彥曰門戶傾覆負荷在繇不衔膽自厲何以繼承先業遂隨彥至酒泉追師就學閉室讀書晝夜不倦博通經史呂光時舉秀才除郎中後奔段業為中散騎常侍以業無遠畧西奔涼武昭王歷位通顯家無餘財雖兵革閒講誦不廢每聞儒士在門常倒屣出迎引談經籍尤明斷決時

事亦無滯也沮渠蒙遜平酒泉於繇室得書數千卷鹽米數十斛而已蒙遜歎曰孤不喜克李氏欣得宋繇耳拜尚書吏部郎中委以銓衡蒙遜將死以子牧犍託之牧犍以為左丞送其妹興平公主於京師太武拜繇河西王右丞相錫爵清水公及平凉州從牧犍至京師卒謚恭公長子巖襲爵改為西平侯巖子蔭中書議郎樂安王範從事中郎卒贈咸陽太守蔭子季預性清儼居家如官位勃海太守子遊道遊道弱冠隨父在郡父亡

史人贈遺一無所受事母以孝聞與叔父別居叔父為
奴誣以構逆遊道誘令返雪而殺之魏廣陽王深北伐
請為鎧曹及為定州刺史又以為府佐廣陽為葛榮所
殺元徽誣其降賊收錄妻子遊道為訴得釋與廣陽子
迎喪返葬中尉酈善長嘉其氣節引為殿中侍御史臺
中語曰見惡能討宋遊道孝莊即位除左兵中軍為尚
書令臨淮王彧譴責遊道乃執版長揖曰下官謝王瞋
不謝王理即日詰闕上書曰徐州刺史元孚頻有表云

偽梁廣發士卒圖彭城乞增羽林二千以孚宗室重臣
告請應實所以量奏給武官千人孚今代下以路阻自
防遂納在防羽林八百人辭云疆境無事乞將還家臣
忝局司深知不可尚書令臨淮王彧即孚之兄子遣省
事謝遠三日之中八度逼迫云宜依判許臣不敢附下
罔上孤負聖明但孚身在任乞師相繼及其代下便請
放還進退為身無憂國之意所請不合其罪下科彧乃
召臣於尚書都堂云卿一小郎憂國之心豈厚於我醜

罵濫口不顧朝章右僕射臣世隆吏部郎中臣薛琡已下百餘人並皆聞見臣實獻直言云忠臣奉國事在其心亦復何簡貴賤比自北海入洛王不能致身死難方清宮以迎篡賊鄭先護立義廣州王復建旗往討趣惡如流伐善何速今得冠冕百寮乃欲為私害政為臣此言彧賜怒更甚臣既不佞干犯貴臣乞解郎中帝召見遊道嘉勞之彧亦奏言臣忝冠百寮遂使一郎攘袂高聲肆言頓挫乞解尚書令帝乃下敕聽解臺郎後除司

州中從事時將還鄴會霖雨行旅擁於河橋遊道於幕下朝夕宴歌行者曰何時節作此聲也固大癡遊道應曰何時節而不作此聲也亦大癡後齊神武自太原來朝見之曰此人是遊道邪常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遷遊道別駕後日神武之司州饗朝士舉觴屬遊道曰飲高歡手中酒者大丈夫卿之為人合飲此酒及還晉陽百官辭於紫陌神武執遊道手曰甚知朝貴中有憎忌卿者但用心莫懷畏慮當使卿位與之相似於是啓以

遊道為中尉文襄執請乃以吏部郎中崔暹為御史中尉以遊道為尚書左丞文襄謂暹遊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遊道入省劾太師咸陽王坦太保孫騰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錄尚書元弼尚書令司馬子如官貸金銀催徵酬價雖非指事贓賄終是不避權豪又奏駮尚書違失數百條省中豪吏王儒之徒並鞭斥之始依故事於尚書省立門名以記出入早晚令僕已下皆側目魏安平王坐事亡章武二王及

諸王妃太妃是其近親者皆被徵責都官郎中畢義雲
主其事有奏而禁有不奏輒禁者遊道判下廷尉科罪
高隆之不同於是反誣遊道厲色挫辱已遂枉橈羣令
史證成之與左僕射襄城王旭尚書鄭述祖等上言曰
飾偽亂真國法所必去附下罔上王政所不容謹案尚
書左丞宋遊道名望本闕功績何紀屬永安之始朝士
亡散之人之際叨竊臺郎躁行謟言肆其姦詐空識名
義不顧典文人鄙其心衆畏其口出州入省歷忝清資

而長惡不悛曾無忌憚毀譽由已憎惡任情比因安平
王事遂肆其褊心因公報隙與郎中畢義雲遞相糾舉
又左外兵郎中魏叔道牒云局內降人左澤等為京畿
送省令取保放出大將軍在省日判聽遊道發怒曰往
日官府成何物官府將此為例又云乘前旨格成何物
旨格依事請問遊道並皆承引案律對捍詔使無人臣
之禮大不敬者死對捍使者尚得死坐況遊道吐不臣
之言犯慢上之罪口稱夷齊心懷盜跖欺公賣法受納

苞苴產隨官厚財與位積雖贓汙未露而姦詐如是舉此一隅餘詐可驗今依禮據律處遊道死罪是時朝士皆忿為遊道不濟而文襄聞其與隆之相抗之言謂楊遵彥曰此真是鯁直大剛惡人遵彥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詔付廷尉遊道坐除名文襄使元景康謂曰卿早逐我向并州他經畧不忍殺卿遊道從至晉陽以為大行臺吏部又以為太原公開府諮議及平陽公為中尉遊道以諮議領書侍

御史尋以本官兼司徒左長史及文襄疑黃門郎溫子昇知元瑾之謀繫諸獄而餓之食弊襦而死棄屍路隅遊道收而葬之文襄謂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論及朝士云卿僻於朋黨將為一病今卿真是重舊節義人此情不可奪子昇吾本不殺之卿葬之何所憚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尋除御史中尉東萊王道習忝御史選限外投狀道習與遊道有舊使令史受之文襄怒收遊道辯而判之曰遊道稟性獷悍是非肆口吹毛

洗垢創疵人物往與郎中蔺景雲忿競列事十條及加推窮便是虛妄方共道習陵侮朝典法官而犯特是難原宜付省科遊道被禁獄吏欲為脫枷遊道不肯曰此令公命所著不可輒脫文襄聞而免之遊道抗志不改天保元年以遊道兼太府卿乃於少府覆檢主司盜截得鉅萬計姦吏反誣奏之下獄尋得出不歸家徑之府理事卒遺令薄葬不立碑表不求贈謚贈瓜州刺史武平中以子士素久典機密重贈儀同三司謚曰真惠遊

道剛直疾惡如讎見人犯罪皆欲致之極法彈糾見事又好察陰私問獄察情搒撻嚴酷兖州刺史李子真在州貪暴遊道案之文襄以子真預建議勲意將含忍遊道疑陳元康為其内助密啟云子真元康交遊恐其別有請屬文襄怒於尚書都堂集百寮撲殺子真又兖州人為遊道生立祠堂像題曰忠清君遊道別劾吉寧等五人同死有欣悦色朝士甚鄙之然重交遊存然諾之分歷官嚴整而時大納賄分及親故之艱匱者其男女

孤弱為嫁娶之臨喪必哀躬親營視為司州綱紀與牧樂昌西河二王乖忤及二王甍每事經恤之與頓丘李獎一面便定死交獎曰我年位已高會用弟為佐史令弟北面於我足矣遊道曰不能既而獎為河南尹辟遊道為中正使者相屬以衣帢待之握手歡謔元顥入洛獎受其命出使徐州都督元孚與城人趙紹兵殺之遊道為獎訟寃得雪又表為請贈回已考一汎階以益之又與劉廞結交託廞弟粹於徐州殺趙紹後劉廞伏法

於洛陽粹以徐州叛官軍討平之梟粹首於鄴市孫騰使客告市司得五百匹後聽收遊道時為司州中從事令家人作劉粹所親於州陳訴依律判許而奏之敕至市司猶不許遊道杖市司勒使速付騰聞大怒遊道立理以抗之既收粹尸厚加贈遺李獎二子構訓居貧遊道後令其求三富人死事判免之凡得錢百五十萬盡以入構訓其使氣黨俠如此時人語曰遊道獼猴面陸操科斗形意識不關見何謂醜者必無情構甞因遊道

會客因戲之曰賢從在門外大好人宜自迎接為通名稱族弟游山遊道出見之乃獼猴而衣帽也將與構絶構謝之豁然如舊遊道死後構為定州長史遊道第三子士遜為墨曹博陵王管記與典籤共誣奏構構於禁所祭遊道而訴焉士遜晝卧如夢者見遊道怒已曰我與構恩義汝豈不知何共小人謀陷清直之士士遜驚跪曰不敢不敢句日而卒遊道每戒其子士素士約士慎等曰吾執法大剛數遭屯蹇性自如此子孫不足以

師之諸子奉父言柔和謙遜士素沉密少言有才識稍遷中書舍人趙彥深引入内省參典機密歷中書黃門侍郎遷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恒領黃門侍郎自處機要近二十年周慎溫恭甚為彥深所重初祖珽知朝政出彥深為刺史珽奏以士素為東郡守中書侍郎李德林白珽留之由是還除黃門侍郎共典機密士約亦為善士官尚書左丞

江式字法安陳留濟陽人也六世祖瓊字孟琚晉馮翊

太守善蟲篆詁訓永嘉大亂瓊棄官投張軌子孫因居涼土世傳家業祖強字文威涼州平內徙代京上書三十餘法各有體例又獻經史諸子千餘卷由是拜中書博士卒贈燉煌太守父紹與高允奏為秘書郎掌國史二十餘年以謹厚稱卒於趙郡太守式少專家學數年中常夢兩人時相教授及寤每有記識初拜司徒長史兼行參軍檢校御史尋除符節令以書文昭太后尊號謚册除奉朝請仍符節令篆體尤工洛京宮殿諸門板

題皆式書也延昌三年三月式表曰臣聞伏犧氏作而八卦形其畫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文觀鳥獸之迹別剏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事宣之王迹則百工以叙載之方冊則萬品以明迄於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殊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蓋是史頡之遺法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

時人即謂之籒書孔子脩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别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車府令趙髙作爰歴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籒式頗有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趣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符

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為
尚書史書省字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其
形書雖無厥誼亦是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蒼頡
讀者獨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
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
央宮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採以作訓纂
篇及亡新居攝自以運應制作大司馬甄豐校文字之

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脩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

悉集達即汝南許慎古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奇歎俗儒之穿鑿故撰説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屬可謂類聚羣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為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刋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究諸埤廣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為益者然其字詁方之許

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博開古
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揖
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其文蔚煥三
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隷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
誕河東衛覬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牓題寶器之銘
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義陽王典祠令
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託許慎說文而
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隷不差篆意也

忱弟靜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使
宮商龣徵羽各為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
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
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造巧
談辯士以意為疑炫惑於時難以釐改乃曰追來為歸
巧言為辯小兔為䨲神蟲為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
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凡所闕古莫不
惆悵焉嗟夫文字者六籍之宗王敎之始前人所以垂

今今人所以識古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初與從父兄俱受學於衛覬古篆之法倉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竝收善譽而祖遇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牧犍內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叙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闇短識學庸薄漸漬家風有忝無顯是籍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

慎說文為主及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以類編聯文無複重統為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誼僉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竝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則闕如也脫蒙遂許冀省百氏之觀而同文字之域典書秘書所須之書乞垂敕給并學士五人嘗習文字者助臣披覽書生各五人專令抄

寫侍中黄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評議疑隱庶無紕繆所撰名目伏聽明旨詔曰可如所請併就太常冀兼教八書史也其有所須依請給之名目待書成重聞式於是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體依許氏說文為本上篆下隷正光中兼著作郎卒官贈巴州刺史其書竟未能成式兄子征虜將軍順和亦工篆書先是太和中兖州人沈法會能隷書宣武之在東宫敕法會侍書後以隷迹見知於閭里者甚衆未有如崔浩之妙

論曰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至於陷族陳奇斯所以絕
世而莫祀明根雅道儒風終受非常之遇以太和之盛
有乞言之重抑乃曠世一時肇既聿脩克隆堂構正清
梗概顛沛不渝辭爵主幼之年抗節臣權之日顧視羣
公其風固已遠矣高閭發言有章句下筆富文詞故能
受遇累朝見重明主挂冠謝事禮備懸輿美矣趙逸文
雅自業琰加之孝義可謂世有人焉胡叟顯晦之間優
游無悶亦一代之異人歟胡方回張湛段承根闞駰劉

延明趙桒索敞皆通涉經史才志不羣價重西州有閶東國故流播之中自拔泥滓人之不可以無能信也宋繇處屈能申終致顯達遊道剛直自立任使為累江式能世其業亦足稱云

北史卷三十四

北史卷三十四考證

游明根傳肇又陳顧佚後圖○圖監本誤圓今改從魏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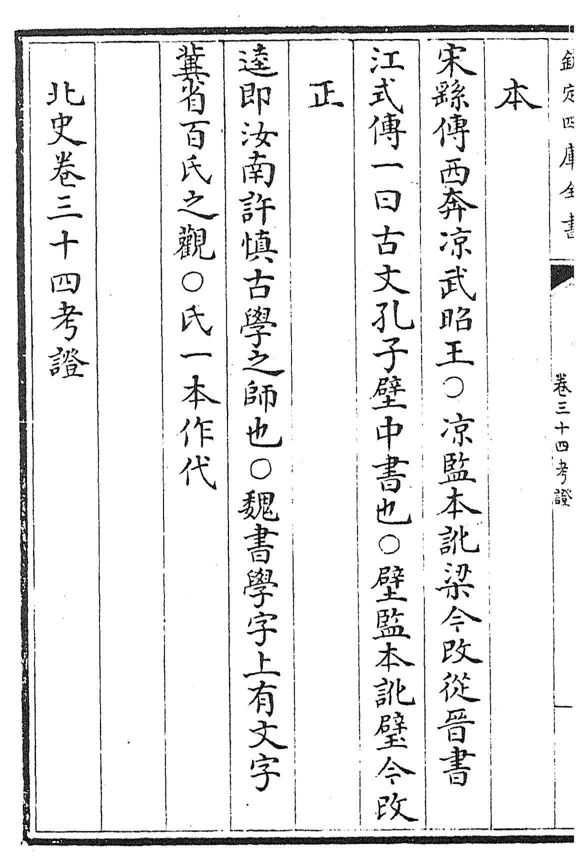
高閭傳引閭與中書令高允入禁中參決大政○決大

二字監本訛大夫今改正

劉延明傳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餘人

○郭瑀下魏書有學字

索敞傳士人徐能抑掠為奴○士監本訛土今改從南



本

宋繇傳西奔凉武昭王○凉監本訛梁今改從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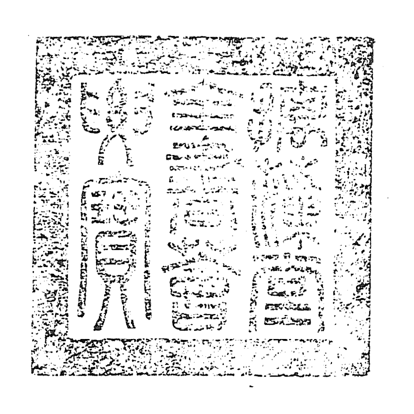
江式傳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壁監本訛璧今改

正

逵即汝南許慎古學之師也○魏書學字上有文字

冀省百氏之觀○氏一本作代

北史卷三十四考證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程　華